

KALDI



恺蒂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英伦新居民

10月31日坐火车去牛津，在大雨中离开伦敦，快到牛津时雨过天晴。一出火车站就看到几位脸上涂得白煞煞的红衣人，全身裹缠着红布红纱，红色头巾披挂下来，红色的口罩和手套，手腕上扎着红飘带，从头到脚被红色遮盖得严严实实，唯一露出的是被涂成全白的上半脸，眉毛和眼睛用定义明确的黑色描画。她们先是围抱成团，低头静默几分钟，然后排成一字队形慢慢走出火车站，一开始是右手握拳举过头顶，左手抚在胸前，手腕和头饰上的丝带随着秋风飘起，走过一段路，她们变换手势，双手摊开，平衡左右，仿佛是从进攻变为包容。她们在无声中进行，虽然没有口号，却充满戏剧效果。

围观者指指点点，有人塞给我一张传单，细读才知道她们属于一个名叫“红色反叛团”（Red Rebel Brigade）的组织，是英国“反抗灭绝”（Extinction Rebellion，有时被简称为XR）的一部分。知情者说她们正要搭乘火车去曼彻斯特，在那里与从布里斯托尔及其他城市过来的同仁们会合，然后一起前往苏格兰的格拉斯哥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（也就是COP26峰会）马上要在格拉斯哥举行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们能否把“空谈”变成实际行动，达成真正可以实施的公约，这需要民间组织的监督和督促，无数示威游行正在往那里汇集，“红色反叛团”也是其中之一。

为了引起政府和公众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环保等问题的重视，“反抗灭绝”这一社会运动组织于2018年在英国横空出世，自称“非暴力公民反抗运动”，徽标是一个圆圈内的沙漏，表示地球环境及许多物种临近灭绝，生死存亡已经进入倒计时。他们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

拉响红色预警

候变化，不要再继续空口许诺。在英国，他们对政府有如下要求：宣布进入全球气候的“紧急状态”，在法律上承诺消减排并在2025年实现零排放，成立公民大会以监督这些改变。他们延续的是“公民不服从”（civil disobedience）的非暴力传统，此词在1849年首次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和作家亨利·梭罗的同名政论文章里，被许多民权运动视为精神主旨，例如印度非暴力抵抗运动领袖甘地，以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等。

“反抗灭绝”所采取的抗议方式往往是阻碍公共交通、打乱公共秩序，常常会有示威者把自己的手脚用胶水黏贴在交通要道上，或是将自己用铰链固定在公共场所，相比之下，“红色反叛团”更把自己视为街头行为艺术家，他们通过各种无声的造型，把自己变成剧团或雕塑，在街头表演。红色，代表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鲜血的颜色，也代表危机和警报。

他们要求各国政府采取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，不要再继续空口许诺。

全球气候和生态在崩溃的边缘，但还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。悬崖勒马，现在采取行动还来得及。如何保护地球的环境，这真是年轻的一代最关心的议题之一。瑞典环保少女格蕾塔桑波格批评这次峰会已经“失败”，年轻人罢课表达不满，但我还是相信科学技术能够给我们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面对地球的危机，我们这样的普通公民只能试图尽力而为，例如一周两天全素食，尽量以步代车或乘坐公共交通，出门总是带个小布包，基本上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，各类垃圾认真分类，希望其中有部分能被回收等等。但完全不坐飞机不出去旅行的减排方式肯定无法实现，那就要以其他的办法抵消自己无法避免的碳排放，我们最新的决定，是把家里的煤气锅炉换成新能源技术热泵。☑